李相國集 九

記 牓 文 書 啓

記　牓文　雜著

王輪寺丈六金像靈驗收拾記

詳夫自佛法之波及三韓也由中及外列刹相望至如像設無寺無之但諸佛一體也凡像設所在有顯靈應與不爾者是凡夫思想未到處其何以測之哉雖然諸佛菩薩之於神通方便遊戲自在無可無不可亦不可以色相求之者也然則其不顯光靈非不爲也姑藏其用而已矣若時乎應機赴感有以顯其靈應是亦自然

方便所示而蓋至人之細也然以世之凡眼見之則安得不驚駭且異而篤生精信之心耶精信之心篤則佛輒應之而其靈應又益顯矣是世所譚傳其寺其佛像有大靈驗者之類是已今夫都城之北有寺曰王輪是海東宗恒轉法輪之大伽藍也寺有毗盧遮那丈六金像一軀聞昔有二比丘曰巨貧曰皎光同發願欲鑄成金像作俗談所謂棟梁者其所謂棟梁者凡浮屠之勸人布施營作佛事者之稱也巨貧主其事皎光佐之巨貧忽一日謂佐者曰事有不稱

吾意者多矣加之年亦老矣必不能卒事當入
皆骨山自焚而化汝可拾吾舍利持以勸人則
無有不樂施者夫然后事可辦矣言訖入其山
鍊道至丙申八月十五日於摩訶衍方丈北岫
坐奄毗其身皎公依其言收靈骨盛于箱自負
揩歸京師勸人檀施則自　上方至搢紳士庶
人無不施財如山積焉叔方里有散將官窮不
能施物有女年可十三願以此納之俾供使役
皎公不得已受之時城南有將軍失其名年老
無息願贖此女爲養息因納布五百段又是臺

洞有寡婦家貧無長物可捨以所寶大鏡施之
因告曰此鏡久歸於人今猶未還故不能以此
時輟納冶鎔金之日方取而齎去耳皎公唯諾
至其時以日遠偶忘之不告鏡主而鑄焉及成
凡相好無不具足端嚴唯心胷有虧缺屢僧甚
恐之方議補鑄鏡主聞像之已成也大懷嗟惋
然業已捨之故遂將其鏡往納焉有以鏡置佛
胷之缺隙者其隙與鏡甚稳當相銜因假置之
遲明日欲銘之然後填補之至曉見焉則鏡已
自合宛若鎔鑄而了無痕迹矣都城觀者如堵

無不驗異此靈驗一也像成輦入于寺是日欲
安於金堂以戶庫不得容期翌旦將去上之限
不然後納焉及旦見之則佛已端然入座矣此
靈驗二也崔侍中精安常痛敬丈六像以其宅
之在寺之南鄰故每上官之時則到寺門輒下
馬禮拜而後去焉及退公則至朝宗門又下馬
再拜並過寺門然後騎焉凡所得新物先奉之
而後敢嘗又往往造于堂手煎茶供養如是者
久焉忽夢丈六告曰汝事我誠勤矣然不若寺
之南里鷹揚府老兵之歸心也公明日使人尋

其家果有一老兵在焉公親往訪之問曰聞汝之常敬某寺丈六信然耶其敬之也又別作何般耶對曰老僕自中風奠與几已七年矣但晨夕聞鍾聲則向其處合掌而已安更有餘事哉公曰如是則老夫所以事佛者其不若汝誠之至矣由是大重其人每受祿輒以一斛賜之此靈驗三也又侍中受祿之日有緇褐僧到門乞食公賜以食觀其飲啖有異於常者別炊飯一斗進焉復嘆了無遺公大異之以祿一斛施之使簪頭負之而隨及出門告遣奴即還自負擔

出歸公聞之急使人尋之不得其迹公親出追之聞有負米一僧入王輪寺門者即入寺尋之又不知其所如偶欲禮文六入金堂見之則有禄一斛在佛香案上於是大悟其僧乃文六權化也此靈驗四也是皆故首座僧傑傳之於宗門大士正林者也正林後亦為僧統皆釋門老匠精信謹篤大和尚也豈妄傳之哉其古老所傳童童播在人口者則方文六之入于寺也以大車載之輓者無慮百萬人填咽道路有豚市商人輩亦發隨喜心併力推輸衆力如是而車

忽不行典事僧怪之登高岸望之則有羣豕夾轂而行因悟惡業之為礙也禁其人不得與推輪既後車乃得行此靈驗五也又以古今舉國入所嘗親見者言之國將有變丈六先出汗示之丈六出汗則左右補處泥塑像及石刻華嚴經中凡如來世尊佛菩薩字亦皆霑濕餘字則否焉是亦丈六所以護我國家先之以警曉者已此靈驗六也皎公鑄此像自 成廟御宇八年大宋端拱元年戊子始之至丁酉歲凡十年乃成矣按傑公所傳云寺曾經回祿之灾凡丈

籍與文元靈驗十餘條記並為煨燼今負道所傳特遺漏餘也以是言之則靈驗不啻此耳後復有記其遺漏者追附于此亦可也唯崔待中齋僧事所說不同傑公之言則曰有緇褐僧到門乞食云云葉門耆舊今之所說則云公每趨日飯一僧屬其奴曰汝出求僧先遇者是必以是邀之奴一日出求僧有一僧衣裳盭縷形貌極醜奴避而不邀更覓他僧則又其僧出見之如是者數四奴嫌其醜便不肯邀之還以狀白於公公怒曰是吾所謂有緣僧也汝速去

邀之以出見又其僧在焉則邀致於宅公賜以食云云此說未知孰是兩皆有異故存之

國家以丈六殿之頹殘方命而修葺也今相國清河崔公甚有力焉公又聞佛蓋與幢蓋之多至殘毀乃嘆曰此皆梵儀之眉目也不崇飾無以備佛儀之最巨者尋命工營之百寶光明爛然奪目真古所未見也公覽遺記嗟嘆不已但以其所記皆方言俚語而不可久其傳故命予文之小子敢再拜稽首為之記云時大歲乙酉十二月 日朝議大夫試國子祭酒翰林侍講

學士知制誥李奎報字春卿謹誌複讚之以頌曰

清淨一體　月映秋水　即之朗然　攬之邈矣
毗盧境地　本絶思議　造像者憂　讚者亦爾

憂驗記

說憂似恠誕然周官有六憂之占又五經子史多皆言憂憂苟有驗說之何害歟予昔嘗掌記完山也平時略不詣城隍祠字一日憂至其祠拜堂下似若與法曹同拜者王使人傳曰記室上階予登廳事再拜王以布帽緇布襦衣坐南

榮起荅拜引之使前俄有人持白酒來斟柸盤亦草草與飲良久謂曰聞牧官近者新印十二國史有諸乎曰然曰何不貺乎耶乎有衆兒欲令讀之以數件見惠可乎乎曰唯唯又曰官吏之首某甲者可人也請讓之乎又曰唯唯乎亦問禍福何如王指路上車奔而折軸者曰子猶是也不出今年去是州矣俄自持鞓帶二事贈之曰子當貴請以此贖之及覺遍體流汗時按廉使即將廬公使牧官新印十二國史又官吏某有不愜吾意者欲因事斥之故有是語明日

召其吏令印史二本遣獻因貰其罪不問是年果爲同寮者所愬見罷始悟車折之言然投閑凡七年未得調一官困躓莫甚復不信其言矣雖歷踐華要至登三品亦未之甚信也暨今進拜相位然後乃大信當貴之言之正若符合不違也噫神道冥感亦有時而信豈皆虛也哉時閼逢敦牂涂月日誌

同年宰相書名記

予於大定三十年之庚戌登進士第同年凡三十人而已後皆跨騰振拔官至相府及華資顯

列者無若我同年之盛也以兩府言之趙相國沖以相門子早從仕至守太尉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修國史上將軍判禮部事卒年五十俞相國汝旦起自寒門至金紫光祿大夫參知政事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判禮部事卒年六十五韓樞密光衍亦以宰相子累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使禮部尚書寶文閣大學士致仕今尚無恙年八十三陳樞密堯叟歷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翰林學士卒年五十八

予亦承之至守大尉金紫光祿大夫參知政事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户部事大子大保雖微分已足亦未知終至何官也噫於一同年中宰相之至於五人者雖　國朝全盛之時想未之多也其餘或登三品四品或躡制誥臺諫郎官者凡十一人雖未至參官或至七品八九品凡六人以此數之其終於散官者餘有幾人耶凡以文鳴世者亦多出於我同年世言同年者必以我同年爲稱者是年李政堂諱知命主盟任承宣諱濡副焉世亦服兩公之取人如此

是實士林盛事而若不記以示于後則百世之下誰復知之耶聊誌之以爲後之標識也嗚呼四十七年之間皆已爲鬼録唯韓公與予存焉耳可不哀乎時乙未某月日記

昌福寺談禪牓文以類附無所述先後

夫道之興替皆係乎時故禪法中微幾至如幾我晉康公扶而起之力築潰堤手迴狂瀾有以維持然後源流益漲祖道大行於世矣公大安三年得古昌福寺於城之東南遂拓而新之今上即祚之二年將大闢叢林闡揚心法先是

公聞禪之司南弁公遠遁深山修真鍊行嘗累徵不至公欲早辭屈致或者曰蓁已長往其不迹人間久矣恐不能易致也公笑曰諸佛菩薩皆以廣度衆生爲意安有悋法不傳如入巨富能積而不能散耶必不爾也遂聞于 上上遣使敦諭果應命上道一如公所料度法王鼎來龍象知歸凡結社精修如真公等高行之人悉皆赴召其餘宗門宿德無不臻湊其集如雲禪席之盛古今所無是會也弁公主盟真公副焉說六祖壇經徑山語録每夜談空率以爲常乃

至五教聞人韻士亦得叅赴分日得場互談其教之宗旨始也各執意相矛楯雖聞禪法也亦不甚心服惘如也及徐涉其趣漸入叢境領得心要然後稷山一破翕然隨以定自是摳衣請益知禪之為無上大法門也達磨不云乎千經萬論只是明心言下契會教將何用大哉禪之為道也雖智所不能及言所不能窮也大略以了心為宗若欲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了是為真了了則是心心外無佛如迷自己分上有靈光大寶向人求索終日奔忙祇自苦耳佛祖所

談無易斯旨今舉此最上勝味飽飫士大夫使
入一妙真源下至廢人游霧豢潤者多矣一趣
手陵已倣三韓萬世則　我國其可涯哉開席
凡二十有八日而始罷其預會高流咸列于左
云云

大安寺同前牓

夫浮屠氏之法一也或稱禪或稱教何也佛心
謂之禪佛說謂之教教也者得法之具也泝而
得之則筌蹄也芻狗也如或不然拯拾文字而
迷其指歸則終身遑遑求佛甚勤而見効轉遲

也若禪者佛與祖見性之一印也夫靈源本覺如月清淨本無點埃苟不爲妄情所染有以迴光返照懸解迢悟則自家已分直趣菩提其路甚捷其功甚遠是禪之爲無上大乘也由是我大祖大王因招師秘要崇信宗門乃大闢五百禪宇闡揚心法然後北兵自却無復寇邊然則禪之利於世也可勝道哉後雖祖述舊章燃燈不絕道或因時否塞故宗風祖脉幾微不振自爾國步連致搶攘世莫知其端緒獨樞密相國崔公慨然發憤思有以復振宗綱重華祖樹

乃銳意參禪凡衲僧之籍籍有名者雖至幽隱無不屈節邀致若中外伽藍演禪法之所則月課殿最賞勤詰慢以激其鋒矣力行如是未及數年而禪風復大扇矣頑庸之入境未衊自愧亦未必不由禪力之致然也今夫鳳城之外鷄嶺之北有大安寺者儲靈蓄秀實三韓之根柢本欲鎮宣智論却兵塵災之地而閱年寖遠揀字傾圮殊不合先王創制之意以是 上方命有司更創而新之制度宏侈無以復加矣然立寺所以弘法也寺立而法遂猶寂亦義所不能

忍視也故我相國悉以私錢充其經費肇自今年四月十五日開大會其餘眞孔遼天之葷無不詣席拈槌竪拂辨駁西來之旨凜乎機鋒不可觸也間或點破佛眼語録指明心要於是乎自縉紳大夫至于士庶奔赴諦聽瞻拜踊躍於其法味也無有不浹肌膚淪骨髓而歸之者是豈三韓萬世大平極理之漸耶嗚呼世及下衰風俗澆漓爲公卿宰輔者不可純以仁義禮樂化民成俗必叅用佛法靜截人心膏潤由生於以鎮國以作金城之固此亦靴政者之一段奇

策也今公處身富貴不為富貴所折困耽嗜禪法執志牢確乃至輕財重法汲汲於佛事為國家奉福如此則其愛君享上安民濟世之志淵乎不可涯也非夙植般若種智安能及是耶

赴會禪流具疏于左云耳

西普通寺行同前席

夫道有顯晦其所以顯且光焉者蓋亦際乎時契乎人而已矣所謂時也者主英臣明力護佛乘之會也法於是乎際焉則其顯之也可必所謂人也者法王僧傑能紹祖統傳佛心印者也

法於斯而契焉則其光之也亦爾觀夫心印之作也源乎西竺派乎中土波及乎我國又矣自大祖至後嗣以聖繼聖莫不痛信斯法有以培擁國基然未有若今之尤赫赫然大煽者此蓋我聖上陛下銳於崇奉而我叅政相國崔公隨唱輒和特立為宗門外護皐夔其身璨忍其心故縉紳士大夫靡然隨之咸以不談心學為恥漸漬法味流潤一國此所謂法之際乎時者也於是法雄僧傑奠不揚鬐奮翮騰驤叢林使祖燈光焰炳炳與日月爭懸是亦法之契乎人者

也況今國步稍梗且復有強隣之覘諜者勢不可以無備是以　上方未嘗不與公卿宰執議其所以墜勝之術而參攷相國乃以爲方　祖聖之創國也其於却戎鎮兵則以闡揚心法著爲甲令矣夫繕甲兵以攘夷狄不若以金剛寶劒逐折奸萌築金城以圖守禦不若借本分鉗槌鍛固邦基矣轉資糗以餉萬軍不若養一禪子先普其費　本朝所以開三載談談禪大會於普濟寺亦　聖祖之貽範也爲利社稷如此則雖別開譚席滋暢真源可也何必待三年而

又何獨普濟寺而已耶遂以是聞于　上上亦悅而肯之尋勅有司畫其經費敞大會于三大禪宇曰普濟曰廣明此寺預其一焉凡集衲子各滿指千其若高人宿望之匿耀幽巖者無不禮而致焉至於居止燕息之所灌嗽熏浴之具無不特地潔新蓋示心敬也於茲寺則請禪之宗匠某公主之或極談禪理或點破正法眼藏肇自孟炎二十二日至首秋之下旬凡八十有八日而羅甘液所滲露洽三韓周矣噫禪法之爲災災最上宗乘已不可容言矣其却兵墜災

莫斯之猛者何哉以見性證智揣之也禪無地位階等超然直趣故其路捷其効速由此觀之雖移之於他其揆一也以此却兵何効不速以此壓災何功不捷哉夫然則　我國家之祚業侔天比地彌萬世長久於此可卜矣上堂所舉禪談祖話已落衆聽此不詳之第悉法會所作之端倪耳叅赴禪流具載左方云

龍潭寺叅林會牓

夫祖駕西來心法之行乎中國尚矣然猶未及於三韓暨新羅王子道義國師航海入唐求法

於地藏和尚得而東還遂入定陳田寺密傳心印然後禪轍始輾于東土矣及　我大祖肇基王業篤崇禪法於是翊五百禪宇於中外以處衲子間歲設談禪大會於京師所以鎮北兵也九山禪子先其會一年各以其山門占斷分方之伽藍而開法會涉冬節是之謂蘆林接禪記梵云盆陁婆那此言蘆林因祖師舍那婆斯所住故名之也今之蘆林豈其遺法耶於是會也長老輩相與硏磨志行研覃心學申之整頓宗門規繩凜凜乎不可犯也是大旌嚴論所云如

是衆僧乃衆智之叢林一切善門集在其中者是已然叢林所嚮其主人所以應接供奉緊緻浩大似不堪支故凡住其寺者皆難之況迦智於九山爲大而衲子之叢林會霧集濟濟如也哉若東道之禮有不如法則年少汲彌輩呵責萬端有不可言者由是益難之今丙戌叢林之會于龍潭也住公湛伊篤實人也自以爲凡爲浮屠者其於營善作福也雖遊行四方勸學弘道猶欲爲之何況居國伽藍得致同門學子之肯來一集是天幸也何有大不可而輒形歇息

之色耶於是鑒倒儲侍以充其費雖至下座沙彌敬若大賓故學者之輩如入勝房樂土及其去也尚眷眷焉不能無桑下之戀矣自某月日開堂至某月日罷會其會上禪子若干人具書于左以爲之標表也

華嚴律童疏講習結社文代人作

夫生國　君之土食國王之毛無斧子許有補於世者貪道是已環顧一身無可効爲一者但日夜思欲以區區微力縫縫佛教之頹綱以此奉福　朝家耳今　國家崇信法門切矣法門

雖衆華嚴圓教最爲極唱若談其旨如譬天地之大故於茲略之所謂律者梵言毗舍那唐言調伏者是也謂能調伏六根三表故耳八萬四千法門由是而生是以如來十大弟子中唯稱離耶能持律則律之時義其大矣哉故自一祖聖各於福地轃此法輪其所由來者尚矣然陵夷至于後世名在而實廢器存而用弛是貧道所嘗嘆息也且佛氏之旨幽遠微妙不可直悟故於是有章疏鈔傳之學興焉然由文句詰屈不可易解則必須師友以相磨羣集講習然後

是可以言道矣比來學者各立幔幢自相為賢忌羣居喜獨學者皆是有執卷而難詰者茫然不能往復酬酢是亦貧道所嘆者也竊不自揆痛欲興此二教因與某等共結精舍廣招學子使各根究佛法之宗源此志苟遂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凡欲入社者咸來栖集若薾於久住有意遊方者則聽其所之不必局於一也禮越之布施量已之所堪不必強其所不能也其朝夕之供則廉約為先不必妄為糜費也先約以三年於其中增損之不必拘於限也此其立社

之大槩也

洛山觀音腹藏修補文并頌 代崔相國作 今晉陽侯也

云云洪惟東海之濱洛山之上有一勝境清淨無塵水月睟相於是乎寄焉嗟乎憬彼頑戎無知莫甚方其橫行寇掠也至於佛宇梵相無不被其殘毀者我大聖尊軀亦爾雖形體僅存而腹中之珍藏盡爲搜露散頓朽然其空矣且至人境界本絶盈虛消息之理則金剛真體寧且有毀滅耶然在凡夫所覩得不愴然傷心哉況

如弟子者仰止之心自昔滋切乃今聞腹藏潰散之事能不倍痛於人而勇爲之補理耶是用挨舊所藏謹備心圓鏡二事及五香五藥色絲錦囊等衆緣以充其腹完而復之與昔無損庸何傷乎所願者云云弟子頓首扣賴仍以短頌贊之云

宛竟不毀　金剛真身　外之像設　成毀由人
人非一類　或敬或侮　彼侮而殘　我敬而補
知月斯缺　未幾復全　凡百士女　一心歸處

辛卯十二月　日　君臣盟告文

右下王臣某等熏沐齋戒謹頓首再拜哀籲于
皇天上帝及一切靈官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今者以臣等不肖之故天降喪亂于國家彼達
旦之頑種無故犯境殘敗我邊鄙殺戮我人民
侵淫至于京畿騰蹂四郊如虎擇肉民之被劫
物故者狼籍于道君臣恩所以捍禦之計舍惶
罔知所圖但把縢環顧長大息而已且達旦嘗
有恩於我耳非有所憾者而一旦更加殘虐如
此豈偶然者耶向所謂臣等不肖所致然也噫
既往不可追庶幾從此已後勿復行非法之事

以此請命于上天天若不甚虔劉我國則其終忍而不矜耶所可得行而爲戒者備載于文底盟于上天惟帝其鑒之（其所戒有十二條於此不録）

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丁酉年行）

國王諱謹與太子公侯伯宰樞文虎百寮等熏沐齋戒祈告于盡虛空界一方無量諸佛菩薩及天帝釋爲首三十三天一切護法靈官甚矣達旦之爲患也其殘忍凶暴之性已不可勝言矣至於瘈暗昏昧也又甚於禽獸則夫豈知天下之所敬有所謂佛法者哉由是凡所經由無

佛像梵書悉焚滅之於是符仁寺之所藏大藏經板本亦掃之無遺矣嗚呼積年之功一旦成灰罔之大寶喪矣雖在諸佛多天大慈之心是可忍而孰不可忍耶因竊自念弟子等智昏識淺不早自為防戒之計力不能完護佛乘故致此大寶喪失之災實弟子等無狀所然悔可追哉然金口玉說本無成毀其所寓者器耳器之成毀自然之數也毀則改作亦其所也況有國有家崇奉佛法固不可因循姑息無此大寶則豈敢以後鉅事廢為慮而憚其改作耶今與宰

執文虎百僚等同發洪願已畢置句當官司俾之經始因考厥初草創之端則昔顯宗二年契丹主大舉兵來征顯祖南行避難丹兵猶屯松岳城不退於是乃與羣臣發無上大願誓刻成大藏經板本然後丹兵自退然則大藏一也先後雕鏤一也君臣同願亦一也何獨於彼時丹兵自退而今達旦不爾耶但在諸佛多天鑒之之何如耳苟至誠所發無愧前朝則伏願諸佛聖賢三十三天諒懇迫之祈借神通之力使頑戎醜俗斂蹤遠遁無復蹈我封疆千戈載

戰中外晏如母后儲君享壽無疆三韓國祚永永萬世則弟子等當更努力益護法門粗報佛恩之萬一耳弟子等無任懇禱之至伏惟炤鑒云云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五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六

書

寄吳東閣世文論潮水書

月日良醞丞同正李某謹再拜奉書于東閣大丈先生座下僕不揆頑駑自未冠時已脫略同輩喜與先生長者遊然未有博大眞儒如先生輩者而得與之遊日聞所不聞也先生長我無慮三十餘年則雖子畜之弟畜之尚可而乃許以忘年僕安敢當之日昨枉車騎顧僕於逢軍之中索僕近所著詩文方垂覽之際從容謂之

曰吾嘗著潮水論未曾示人子好學者也異日過我當以見示僕聞之自以為今之能文博古老儒宿學不為不多而獨以僕為可教將示以篋中之秘寶如僕者宜萬萬榮且感也迨數日造謁而請之則翻然改曰吾之論不足觀也于亦著若論若說窮繹潮之所自然後吾亦示之也而卒不為之借觀僕初不知先生之有此論以先生先及之故不憚道遠趨造於門墻而反不許觀甚恨甚恨噫僕淺學日淺新進小生也何足知潮之所以進退盈縮之理哉如知之又

何必要公之論而痛欲見耶夫鳥獸草木常生常化之理陰陽奇耦之數寒暑往來之變與夫天地所以玄黃日月所以盈昃其道淫昧宜若不可測知然經傳子史講之之詳故凡老於儒者雖未能洞然大曉亦無有不得其彷彿者而僕尚矇然昧然者徒以年少識劣讀書未力故爾況潮水之源雖古人猶或罕言僕是何者敢以區區之識紛然辨列使當世之士撫掌大笑耶然而先生有以及此者吾知之矣此必料僕之決不能著書論潮先設所難杜塞來徑欲勿

出其論耳意者豈以僕為狂瞽無識而不欲使之見耶苟如是昨之許以見示特誑我也戲我也豈篤信君子與人勿欺之意乎不然僕豈昨日為可教之人而今日忽狂瞽無識耶抑或以為世無知者而姑傳于後將以俟來者之知耶苟如是先生忍不令同時作者共甘滋液而獨使異世之士得前人所未得嘗希世之味而咀嚼甘芳飫於口飽於腹耶是大不然想先生必不爾也然則未識先生之志之何如也若終秘畜而不出焉則非吾分所當得是吾不復有冀

矣但仰問一言要識其旨歸耳伏惟先生聽之
先生立論必有根據據何書證何人而言耶若
以水經爲據則水經已有其說何更有先生之
說乎若以盧肇爲證則其賦已詳之矣先生之
論必不能更及也抑聞釋氏有論釋氏則因說
法而證引耳非必特地爲海潮而表量剖析也
況以釋氏爲準則儒家之短也儒先釋生通天
地曰儒儒必待釋氏然後言天地耶是亦非所
以爲證也其餘古人所云地游應海介入呼吸
陽侯靈胥鼓怒所作則尤無所可取也以先生

之宏識博學當別有所論述傳播士林有以聳動衆聽知世有博物君子宜矣而何深閉固拒若是之甚耶僕嘗以水經鞏賦私折衷焉則水經所謂鯖魚出入有候故潮之進退有期此則似爲賤近雖僕亦未知的信也盧歙州獨判然決疑以潮之進退因乎日其盈其縮與月同體因自設十四問隨而釋之窮理盡性妙入毫芒其法與易象渾天脗合吾以此爲確論竊謂後雖有論者殆未能過此及聞先生有所論著汲汲然求見之滋切如渴者之思飲痒者之待爬

而未嘗須臾弛念也伏望閣下不惜秘蘊還以一言見賜指其所以證據之意使小子拂聾披瞽豁然觀覽之文鏘然聞韶濩之音則此亦大君子所以諭掖後進之一端也不宣某再拜

答全履之論文書

月日某頓首履之足下間濶未覿方深渴仰忽蒙辱損手教累幅奉翫在手尚未釋去不惟文彩之曄然其論文利病可謂精簡激切直觸時病扶文之將墮者已甚善甚善但書中譽僕過當至況以李杜僕安敢受之足下以為世之紛

紛效東坡而未至者已不足道也雖詩鳴如某某輩數四君者皆未免效東坡非特盜其語無攘取其意以自為工獨吾子不釐表蹈古人其造語皆出新意足以驚人耳目非今世人比以此見釐抗僕於九霄之上茲非過當之譽耶獨其中所謂之創造語意者信然矣然此非欲自異於古人而為之者也勢有不得已而然耳何則凡效古人之體者必先習讀其詩然後效而能至也否則剽掠猶難譬之盜者先窺諜富人之家習熟其門戶墻籬然後善入其室奪入所有

爲已之有而使人不知也不爾未及採囊胠篋必見捕捉矣財可奪乎僕自少放浪無檢讀書不甚精雖六經子史之文涉獵而已不至窮源況諸家章句之文哉既不熟其文其可效其體盜其語乎是新語所不得已而作也且世之學者初習場屋科舉之文不暇事風月及得科第然後方學爲詩則左嗜讀東坡詩故每歲牓出之後人人以爲今年又三十東坡出矣足下所謂世之紛紛者是已其若數四君者效而能至者也然則是亦東坡也如見東坡而敬之可也

何必非哉東坡近世以來富贍豪邁詩之雄者也其文如富者之家金玉錢貝盈帑溢藏無有紀極雖爲寇盜者所嘗攘取而有之終不至於貧也盜之何傷耶且孟子不及孔子荀楊不及孟子然孔子之後無大類孔子者而獨孟子効之而庶幾矣孟子之後無類孟子者而荀楊近之故後世或稱孔孟或稱軻雄荀孟者以效之而庶幾故也向之數四輩雖不得大類東坡亦效之而庶幾者也焉知後世不與東坡同稱而吾子何排之甚耶然吾子之言亦豈無所蓄而

輕及哉姑藉譽僕將有激於今之人耳昔李翺曰六經之詞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若山有恒華瀆有淮濟夫六經者非欲夸衒詞華要其歸率皆談王覇論道德與夫政教風俗興亡理亂之源者也其辭意宜若有相襲而其不同如此所謂今人之詩雖源出於毛詩漸復有聲病儷偶依韻次韻雙韻之制務為雕刻穿鑿令人局束不得肆意故作之愈難矣就此絕檢中莫不欲創新意臻妙極而

若攘取古人已道之語則有許底功夫耶請以聲律以來近古詩人言之有若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李翰李邕楊王盧駱之輩莫不汪洋閎肆傾河淮倒瀛海騁其豪猛者也未聞有一人効前輩某人之體剝其骨髓者其後又有韓愈皇甫湜李翺李觀呂温盧同張籍孟郊劉柳元白之輩聯鑣並轡馳驟一時高視千古亦未聞効陳子昂若李杜楊王而屠割其膚肉者至宋又有王安石司馬光歐陽脩蘇子瞻梅聖俞黄魯直蘇子由之輩亦無不撑雷裂月震

耀一代其効韓氏皇甫氏乎効劉柳元白乎吾未見其刻剥屠割之迹也然各成一家梨橘異味無有不可於口者夫編集之漸增蓋欲有補於後學若皆相襲是皆本也徒耗費楮墨爲耳吾子所以貴新意者蓋此也然古之詩人雖造意特新也其語未不圓熟者蓋力讀經史百家古聖賢之說未嘗不熏鍊於心熟習於口及賦詠之際參會商酌左抽右取以相資用故詩與文雖不同其屬辭使字一也語豈不至圓熟耶僕則異於是既不熟於古聖賢之說又恥効古

詩人之體如有不得已及倉卒臨賦詠之際顧乾涸無可以賚用則必特造新語故語多生澁可笑古之詩人造意不造語僕則兼造語意無愧矣由是世之詩人嶺目而排之者衆矣何吾子獨過爲若是之勤勤耶嗚呼今世之人眩惑滋甚雖盜者之物有可以悅目則第貪翫耳孰認而詰其所由來哉至百世之下苟有入如是下者判別其眞贋則雖善盜者必被擒捕而僕之生澁之語又見褒爲類足下今日之譽亦所未知也吾子之言久當驗焉不宣某再拜

與金秀才懷英書

某啓昔者方僕與足下未第時寄洪圓六十餘日同學相磨子尚記否其後與王寺月師方丈寫肝膽誓神交吾今念之子亦豈忘也否足下淹貫史家說唐漢事如昨所覩吾久已服之矣僕所著作子亦未敢多排必不以僕爲之於文者蒙前月某日所辱啓事不得修答又蒙今月日啓事復不能答想足下必不以僕之於文而不能修答殆謂倨慢不遜頑然不爲禮節則計已獲罪左右然僕之不答亦必有謂夫啓者欲

與人有所賀謝陳請或叙情而爲之者與表牋同體獻於上則曰表於太子王侯則曰牋贊於搢紳士大夫則曰啓因高卑別其名耳要其體未始不同今之人於表牋則頗或倣古人體於啓事則率張大其詞多用古人之文之長且夔者爲屬對然後謂佳不爾必嗤而棄之矣此習林宗庇始倡之矣故林公獻某官啓曰落落高才峴嵩崗上千金難價之義玉昂昂勁節峨嵋山西萬歲不長之孤松此則不甚長夔而詞亦信義其多至二十許字而詰屈難句斷者亦衆

矣古人亦曰古事無有不對者有若雍齒且侯吾屬何患則已對以劉賁不第我輩登科信哉斯言也若暇日於書史中努力不倦叹拾掇則何有不對者乎是亦詩之集句之比也且百家衣體亦非古人所甚尚唯王荊公喜爲之但賁即席中急就者耳迨曠日搜索古人詩集然後爲之何有不可乎今人所以作啓父已成習不可克革苟必用本文與古事編列成章則其所自創於心者能有幾耶僕欲戒之必爲所笑若倣而爲之必爲後世君子所笑後世之笑甚

於今人之笑寧被笑於今人無爲後人所笑又反覆思之則所以授文於人者欲求媚耳反爲所笑如勿授之然則今人亦不可不懼爲吾計者不若皆輟而不作俱免前後人所笑是故非有不得已干於王公大人者則不爲也故平生所著啓事甚些小後當覓而見也幸吾子勿至深訝而疑僕之倨也吾輩親密間若以詩或以手書往復亦可何吾子再辱啓事若後生新進之求之於長者之禮耶初暑伏惟萬萬自愛云云

代仙人寄予書

月日紫微宮使某甲冊元真人某乙等謹遣金童奉書于東國李春卿座右人間喧雜甚苦甚苦伏惟道用何似傾仔冈極吾二人居帝之左右出納天命者也昔者吾子亦為上帝之文臣掌帝之制勅凡春而布和氣煦育草木冬而振寒令肅殺萬物其或雷霆也風雨也霜雪也雲霧也是皆帝之所以號令於天下者制勅一出子手無不稱之帝用德之圖有以報爾之勞者俯詢於臣等臣等議曰輔虛天上之文官遣作

入間之學士西掖北門快覩紅泥之誥紫微黃閣穩調金鼎之羹澤潤生民名振環宇然後勅還天上更綴仙班如是儻可以償其勞矣帝即肯允於是輔予以冲和之氣益爾以峻爽之資凡載録車百兩馬萬蹄踵隨于後遣生於東海扶桑隅日始出之邦矣子去幾年尚未聞調一官除一名著一奇跡撰一大册以聞于帝耳者吾等甚訝之方欲使使詰其所然適有自人間來者問之則曰所謂春卿者困躓窮塗阻露一命謫仙盃酒頗事狂顛元結溪山空稱漫浪腰

未垂尺五之組頭未峙三梁之冠失水之龍耶喪家之狗耶特纍纍貿貿一布褐之窮士耳公卿搢紳非不知名也豈以其迂濶不切事而不容揀揉數言未終吾等愕然彈指尋讞爾國之嫉賢忌能者之罪緘奏于上帝帝已頷可將大錮其人而信爾之屈也則子之冀將奮矣子之步將高矣玉堂有路何深不入鳳閣非天何高不陟紅塵下界方酣一餉之榮碧落故人空望九還之就瑤瑟兮生塵將待子而弄玉室兮無人將待子而開紫皇所賜丹露之漿金霞之液獨

吾等日歆飲耳久矣不得與吾子共酌也宜速償於素志復超躡於玄都噫功名不可不遂富貴不可久貪吾等所以勗子者此耳勉旃頓首再拜謹白

呈尹郎中威書

月日某官某再拜上短書于天曹郎中座右僕是相國河東公之門下生也拔出於千百人中署爲第一是可謂特達之遇矣閣下於相國爲王潤則宜遇僕如弟行而凡相國所以待僕之始末也閣下又宜知之故言之不疑相國方柄

用時喜推轂後進故士之沐膏潤露滋液者不爲不多僕居門下獨不得與蒙斯恩者非相國之過而乃僕之自召也盖僕少時嘗使酒放曠因得狂易之名則相國非不欲成就之也盖忌狂名不早爲之地但以爲年少負氣狂之耳行且自改然後用之未晚也及被病乞退也俾子作三表然後大加賞愛不以僕爲狂追咎往者之不用於蟻床中裁劄子甚力遂薦于上上亦聞予狂名竟不能用以是窮蟄至於是也宗伯尚爾況他人哉自搢紳至于朋伴莫不以狂目

之僕亦不堪衆人之口因自號狂客狂非虛名亦誠有之夫大丈夫有才不奮有蘊不洩則氣涵涵如水之遇迴曲而滯蓄吼怒不得發洩及中酒然後氣發於胷次到于喉吻如水之決隄囓岸崩騰汹溢不能自止盡洩然後已是所以狂也然此特失意之中憑酒而狂耳非若中風狂走者若一旦得意爲官爵功名所能銜勒則雖以百計勸之爲狂終不肯爾何則窮則薄其生達則奮其身是亦人之常情也況士之自狂而反者乎可爲致遠之器盡覩夫馬乎馬本在

人家馴服柔良者則雖間有奇種亦鮮見簫雲
逐日之足矣其若生長山林海島之間者見人
狂走若驟鹿然不可遽捉設捉之亦不可易馭
率縻而致之養于人家猶啖嚙樹木不習芻粟
馭則赴坑谷馳淵川迨馭者僵仆然後乃止及
日久稍狃於人於是乎屢加銜勒習以步驟則
足成千里之逸蹄矣虎帝曰泛駕之馬跅弛之
士御之而已蓋謂此也嗟乎一國之人莫不以
僕爲狂人而及閣下見之一接笑談然後知僕
之不狂即以國士遇之恨相知之晚僕每造門

輒倒屣欣迎促膝握手朝不知日晡晚或侵夜分僕或被酒狂叫閣下猶不以爲狂而乃曰此子實不狂也但緣有才不奮無所發洩而爲此也雖昔鮑叔管仲之相知白牙子期之暗契亦何以加之哉若爾則閣下之於僕可謂寡勿繾綣心照神交者而今幸當天曹銓選之任似可拯拔則僕若真狂者決自必於心特簉冒觸略無疑忌若不幸不如意則反成惡恚孤負從前繾綣顧眄之恩矣僕不然以愚心忖之閣下特天曹之執事官耳非領天曹而主張其柄者也

但因事乘便微扣于執政相國而已過此想不能有所專輒矣欲扣而無便隙之乘則無可奈何已扣而不見聽則亦無可奈何矣其得與未得在一頃刻間耳皆命也豈敢多言

上閔上侍郎書

月日某官某奉書于騎省學士閣下昨者事有必關啓閣下者造門納謁豪閣下欣然迎逅賜以顏色尋置酒酣暢極歡而罷方從容笑談間再三目予曰士當以謙恭畏慎爲志近世有詩人林椿者特才傲物竟不登一第至窮餓而死

觀子之才不後林生常謙恭卑揖略無怠傲之色又相貌充澤必當遠到者一言慰藉有重千金予非木腸能不感泣但念僕雖若怠傲者其呈露于尊長之前難矣矧僕嘗竊在挾文而自傲者曰夫挾富貴之勢者赫赫焉堂堂焉其威足以服衆其權足以制死生故人其畏服奔走俟命之不暇孰肯議其是非哉雖驕傲尚可然要其終未有不自蹶者挾過人之力者其拳勇足以膂制人物雖倨且傲莫有誰何者然未有恃力而能長且久者也況文章者特一小伎耳

雖有錦腸繡肝奇麗之蘊除知己外非入人所
敬而畏服者也若以此自負凌侮人物必遭歐
擊拉折之厚非特此耳其陷不測之禍亦審矣
是以補衮儆物終敗身於黃祖嵇康負氣果見
枉於鐘會古之人類此者非一二布在前史炯
若明鏡然則凡臨鑒觀古人之成敗者雖有所負
其謙恭畏慎固出於自然而知僕者環顧一已
無一事可挾以為怠傲者雖折項俯地不敢攖
舉縮縮然常若負大怍固亦常理而閣下有以
此及予者豈欲使予益痛折節終保其身歟愚

雖不敏敢不佩以周旋書曰謙受益慢招損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此皆自甫學時未嘗不書於耳熏於心者加之閣下之曉前若此固當銘之座右朝夕鑒戒日繩其心而已其遠到與未皆天也命也雖然苟有知己如閣下者手揷羽翰俊以長風則路亦何阻耶不宣某再拜

上趙太尉書

月日某官某熏沐齋戒上書于太尉相國下執事閣下夫古之爲人君者非理天下之爲難也知人賢不肖進退之爲難何則穆穆至尊深居

九重焉得人人而閱之一一而試之知賢與否進之退之升之降之耶在特置宰相之明而為之耳目焉耳宰相者非錢穀鹽鐵獄訟征賦兼胜之事是親而以為己任也專務推賢進士上佐天子之明而已矣今主上率由是道處閣下以論思之地閣下以宏贍卓犖命世之才代天子之耳目作九流之司命進退天下之士則凡藏器把寶瑰琦奇偉之士無不以連城之璧希世之珍求售於閣下者如僕者特一妾男子耳無一才一藝有足備賢君明相之升進採用者

也夫然則理宜揣分量才縮歛頭角不敢望領琨琦奚偉者之伍而有所僥倖矣然閣下不知僕之不肖過聽虛名大加眷遇嘗與兩府三相國（兩崖任相國）聯名拜劄子薦達於明天子之耳目乞補郡職以作將來擢用之漸俞詔已降未及付銓曹而忽若銀盃羽化者朝廷士林莫不知之有彈指歎訝者相國閣下亦曾聞之矣僕猶倚閣下之剛明果斷竊自以爲業已許之豈以其詔書有無藉口而負一言之重哉遂確然自必矣又須政之後寂然無聲先笑後呶又爲儕

輩所笑顏得無訛且赤乎其後側聞閣下之言果以詔旨不付天曹爲解此亦不痛爲僕警救之辭耳何必爾耶若欲不待試外直補京官則以前無此例故須必要詔旨矣其若郡縣之寄則接國家成例凡登科者不限年紀直補外寄故中古已往自黃紙以上有其年當補者其次亦不當三四年而得之矣但比來文吏之橫當銳進者甚衆而州縣之寄不增於古故其扈於守株者率淹延不進積塞前路有至三十年或二十八九年而不見調者僕若循蹈此輩之迹

計次而後則雖白首未可決期也閣下既不以常流遇僕而將以奬咎力學之功則但越前牓者而用之耳其限以年紀本非國家之制雖不須詔旨亦不及於國制況詔旨已下而特嫌形於隱而已哉噫宰相所奏固不可輕宰相亦非一二公而其所奏亦本於薦一士以勸百人之義而意非淺淺者若主上不允則已上既允可而中間云云則是掌奏者之無狀也罪必有歸矣以閣下之威居百官之長非其勢不足以彈糾朝廷之違慝宜以其時詰其所以攘取劉子

之由議駁其罪而閣下又不敢爾則朝綱國憲何由而正焉天子之耳目何由而廣焉蔵器把寶之士何由而進焉僕竊爲閣下惜之昔人有問馬日食幾何者馬主曰給粟若干斗曰然則何瘦曰吾特許之而不與也僕無奈類是而誠飢且瘦矣閣下其忍不顧而不畀其賜耶僕不佞平生唯以諒直自許凡所貯蓄今盡輸寫於閣下雖淡自譽者亦無所讓而無所隱也伏惟閣下憫之僕自九齡始知讀書至今手不釋巻自詩書六經諸子百家史筆之文至於幽經僻

典莞書道家之說雖不得窮源探奥鉤索深隱亦莫不涉獵游泳採摭華以爲騁詞摛藻之具又自伏羲已來三代兩漢魏晉隋唐五代之間君臣之得失邦國之理亂忠臣義士奸雄大盜成敗善惡之迹雖不得幷包竝括舉無遺漏亦莫不截頭撮要監觀記誦以爲適時應用之備其或操觚引紙題詠風月則雖長篇巨題多至百韻莫不馳騁奔放筆不停輟雖不得排比錦繡編列珠玉亦不失詩人之體裁顧自負如此惜終與草木同腐庶一提五寸之管歷金門

上玉堂代言視草作批勑訓令皇謨帝誥之詞宣暢四方足償平生之志然後乃已豈琭琭銷鎖求斗升祿謀活其妻子者之類耶嗚呼志大才踈賦命窮薄行年三十猶不得一郡縣之任孤苦萬狀有不可言者顧已可知已然僕之行藏去就以閣下爲司命而卜之者也其進退升降亦關閣下之鑒採耳僕尚何言哉若萬一借一眄之恩啓其路授其綏使登始從仕之級則青雲萬里行可高驤何道遠日晚之是憂哉且士之所以邀王公大人之眷顧者非爲自謀

其身亦欲就王公大人之名也方一扣再扣而不聽而已則猶爲國爲閣下之名爲已之性命殆不得輕去伺候請間或庶幾乎卒相容許不失下士之名矣若三扣而不聽僕卒介福非朝夕進退突梯求媚者也寧深遁遠逃甘與麋鹿跧伏茂林豐草之鄉耳安能復造相國之門立狗竇馬厩之側爲塵羹所染耶孟子曰人未嘗不欲仕仕不由其道而往者鑽穴隙之類也僕之自媒已甚矣其又可効鑽穴踰垣之女子乎失意之詞類多激訐伏惟閣下先寬其罪然後

覽焉輕瀆尊嚴不勝悚懼不宣某再拜

上崔相國詵書

十二月日門生某官謹再拜奉書執政相國大學士閣下僕一昨展謁台階伏蒙賜坐慰勉備至垂問比來所著幾何并及玉堂承乏之言驚聳震懼拜謝而退僕誠無似者也文不足備國華才不能塞人望而閣下過聽至以文翰之任期之踰分之榮非所敢當祗以爲愧莫知其由反覆尋譯始得其所以然者閣下之言固出於理然而是亦猶晚也何者曩日閣下不以僕爲

不肖躬造闕下拜劄子薦進請例補外寄然後以備將來文翰之寄其意不為不切但時不幸而未果耳其後僕已得經外試則閣下適當國執柄矣僕竊自以為平日尚爾豈手執其柄而有不能用哉然僕之零丁蹇散其亦有年而猶未蒙其賜意者醜面濃粧初若可愛粉落質見無所逃於明鏡之鑒耶審如是則已不爾攄可施也恩可及也方茲時及未若向之拜劄子之日故僕不揆寸分謂閣下之言猶晚也以今之勢觀之殆將終不用於世計莫如歸田力耕謀

活其妻子然又不爾者顧自負於閣下猶有須
耳譬如人有衣人之窮者力不能自賑惸惸告
於富者之家欲丐其毫氂以濟其急富者吝而
終不肯與及其人之富與彼富者侔則窮者自
以爲向無賙救之資猶欲丐諸人豈其自富而
有不及於我耶金玉錢貨必分其半而與之矣
窮者之忖度如此假使其人偶忘而不與則當
其時勃然作色而便去耶小留而有待耶未審
閣下何以處之耶在僕似宜小忍須臾卜其可
否及便忘然後謝去亦未晚也雖然此亦僕之

汲汲有及時之志而計之大早耳度閣下之心何至使僕為終窮者耶何以度其然也蓋僕嘗和閣下謝奇平章所餉熨石之什獻焉閣下方飯即放匙輟饌賞詠不已致令中饋叱僕御之進予詩者此非人所側傳而季嗣郎子親與我道之者也以此取心而度閣下之不終忘也所恨者犬馬之齒迫將過半耳且士之所以筮仕者非為欲自營一已之榮宦而已蓋將以所學於心者施於有政振經濟之策宣力王室垂名於百世期為不朽者也然計官爵之等級約則

九級其詳不可言所謂權務者又不在此例就
九級中亦有權假試真一般品内有從與正其
若州牧守倅縣令鎮將凡外郡之職不預京官
班秩然外職要皆滿三年然後見代則其與京
官遷轉愈踈濶矣且人生百歲七十者稀男兒
當三十始登一級猶謂之晚況僕行年已三十
有七矣緣早衰多病其在三十四時已見二毛
鏡之復生白爾相續不絶白與黑今已相等矣
譬若木之將枯葉必先變者僕之享齒能復有
幾耶以垂盡之年尚未補九級外一權務之任

而顧官級之崎嶇既如彼僕之輔國之日之短促又如此若四十已後方得一官則纔涉七六品髮已盡皓便了一生矣況物之自外來者決不可必其所謂七六品又不可必期況敢到重官鉅職振經濟之策耶夫然則輔國之心何所遂讀書之勞安所償百世之名安所垂歟是僕之所以中夜三起仰天大息者也今閣下以水鏡之明當銓衡之任則士之賢不肖皆呈于誠懸曲照之內無敢以纖毫欺蔽者況奎報之進謁於閣下者非一日則僕之言行之枉正皆已

詳之矣凡以文投贄者至再三則僕之文章之巧拙皆已辨之矣其若完山所理之迹亦皆所聞也若謂之未滿期限則已然其所以見罷乃同寮者所誣則其邪正曲直廉貪之理已判然矣不待僕之自列想閣下久已悉之矣然則寧復有所疑而依違不果耶伏聞翰職有闕貞若暫假其任用試僕之所學於心者有不稱副似玷閣下用人之鑒則擯之斥之亦可予無所憾于心矣夫不試而責其能不若試之而後已也僕亦不言而有悔不若盡言而後有悔是僕所

以読読有是言而亦望閣下先試其可否者也嗚呼僕之榮枯生死進退舒卷盡在閣下之手俟命而已毋或如富者之便忘使僕終至於窮阨也戰灼惶悚不宣某再拜

投趙郎中冲書

月日某聞豐肌膩理一笑千態者天下之尤女也此則雖千百人媒之娉之尚不肯輕許脫得嬖於鉅公貴人亦不甚痛喜者豈特其姿色之靡曼歟推顙齕屑旁行傴僂者天下之醜婦人也其所與嫁不過傖父販兒耳旺旺然夫誤

而一御則彼婦人喜不自已更加塗澤益餙簪珥常詫於人矣丈夫聞之不勝其恥更遇焉深瞶且嗤莫肯一迴眄而去彼婦人不自知其醜也日夜啼泣聲啟隣里至令人環聚而唁焉丈夫懼其不已也更厚遇之贈之以金帛之資遂館而置焉天下之有色倡婦皆多其肓信各自謀曰某丈夫御一醜婦猶不忍棄況如吾輩者乎於是曳羅縠縕蘭麝爭先焉猶恐其後不數年吳娃宋豔之美皆萃於其家矣今僕之凡庸固陋不啻若椎顙齞脣之醜矣明公之豪嫺赫

勢不啻若旺旺丈夫之義矣曩者明公不以僕爲無似自数年與之遊之甚款至輸寫肝膽約爲兄弟僕竊不揆賤陋增餘言貌承意媚諛意其交之已固唼唼嗛嗛常詫人曰士之受知於明公者凡莫我若也以是每一行一步常若有扶之者僕之自負於閣下也如此未嘗果恥而瞶且噬耶抑慮其不已也而卒與之爲好耶若終恥而不眄則僕之啼泣惡訟之聲日益厥而明公之好士之名不得不少減矣如不忍遺舊匿瑕掩醜刻盡無鹽借一言之雌黃廓然開始

從仕之路俾小子歷金門上玉堂受調羹玉床之食則彼丈夫之館置醜婦厚以金帛之資又何足道也夫然後天下之士皆高閣下之義相與言曰某閣下遇一不才如某者猶不忍遺之其提奬如此況若吾儕乎於是錦肝繡心龍衣德服義之徒星奔影驚猶恐後至何顏騫曾史之不出於明公之門下者歟明公接人下士之名亦列于傳史亘萬世不朽矣伏惟明公以僕之是言徵遠於岳公相國則想必謂之何如耶萬一笑而頷焉僕之幸也惟閣下裁之恃舊煩瑣

不宣惶懼

寄懷璨首座手書

月日某頓首席端法主丈下僕近欲赴完山幕府臨去當往拜得受一極大道漿然後辭訣耳前所囑護歸信住老事已曾銘心幸勿復慮僕之理裝雖歷丐於人甚類浮屠之求人隨喜者亦隨分辦得已盡歸期但僕在京師每造丈室未嘗不陪輭話竭幽情以此為快耳一行作吏為簿領所縛當鬱悒時顧與話者誰歟迨三年然後見之未爾間千萬為法自愛不宣某再拜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九

書

征東軍幕上都統尚書副使侍郎書

月日兵馬錄事無修製良醞令同正李某謹裁書拜上于兵馬都統尚書副使侍郎閣下幕下小生緣職係卑冗常時雖吶吶似不能言者苟事有當義必須言而後得可施設者則其可喑喑忍不吐耶況幕中籌畫集衆策而參酌者也其聽與否在兩公之鑒採何如耳僕豈敢故作沉深寡言之態而有所隱耶夫古之將兵者不

必要兵之犀銳而以先得士心爲上策蓋士卒解體則雖有勝兵十萬其如戰何其所與士卒同甘苦蓋亦以此也昔唐太宗征外國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及軍迴集戰亡人骸骨設大牢祭之痛哭盡哀軍士無不洒泣競思奮礪南承嗣之父死難睢陽承嗣自襁褓超升爵秩及征西河承嗣願得身當一隊効死戎行予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霑洟也且賤一男子病臥床褥上死兒女子手中其子孫猶乞米作飣以供其祭穴土爲塋以營其葬況大丈

夫慷慨攘臂從軍萬里方交兵之際飛矢如雨義不顧生極力而戰不幸見敗力窮乃死則是死也固萬萬倍於床褥之屍然去國離家客死天涯雖有諸孫衆子寧遽聞而遽至耶是古之所以收骨設祭而悲之者也何則假使死者無精魄魂靈之有知者而恭恭也昧昧也其死君難勢合可惜則彼寧不知耳我且無負於彼況人之五精七魄雖死猶存苟得豪收骨設祭之賜則其不爲舞且抃於地下雖死之後猶生之時耶今聞巖陽之戰官軍多有力戰而死者骸

骨暴野莫有收之者況一盤一盂之祭乎然不聞官給廩穀以祭又不聞官收死骨以葬又不聞録其功勞如何者其與古道甚不稱副是僕所以不得不憤敢伸吭而告訴者也伏望元帥副使兩公閣下議出一斷出令軍中其死亡之骨則若論彼此難於辨別無官軍賊種皆悉埋之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掩骼埋胔蓋不欲傷和氣也今屬是候埋骨甚合埋況死國之人乎其祭官軍之物故者各以死亡多少給官粟於隊伍招魂而祀之仍録功之尤者奏之簡冊俾

賞延後嗣則非特地下之鬼感泣大恩懷結草之報也抑亦一軍之士無不策激有以一當萬者戰卒如此何憂不捷哉嗚呼褒死者勸生者在此一政實非細事伏惟閣下商之某職在參謀不可不言輕肩威重不宣再拜 卜書後出祖三百解給隊伍又使埋臂

軍中答安處士置民手書

月日某啓僕自在京師聞處士之名滋久路隔千里無由相覿第深傾渴而已及去歲十一月被征東之命從軍非佳事以得見處士為幸知

會面有日但此都亂熾未的識好在以此爲慮耳及入都急欲邀見緣軍門壯鑰謹誰何甚厲且處士亦此都人若與相見恐軍中有疑者故未敢爾昨於幕中簽判朴郎中所寓值處士方與朴公話僕素未識面觀其鬚髮皓然著緇衣峙緇冠如世所畫道客居士者即自認之不問名諱促膝接話若舊日飽相與遊者因得略詳其一二其後於蒲池寺與朴公相際特邀致處士因置酒從容各賦詩數篇而去僕以兩日之覿頗慰昔年積戀之懷方欲致書叙所以深仰

敬伏之意尚稽延未先忽蒙今月某日首辱書
教累幅辭語高爽飄飄有凌雲之氣予然後知
真箇有仙風道韻嘆伏絶倒較疇昔加深而感
荷亦爾但書中以僕比李太白太白天人也其
語皆天仙之詞僕雖耗竭精思百日百夜方得
一詩猶不略侔謫仙昏醉中造次所占一語也
處士其不欲假僕以須臾之喘息耶何斂以大
語將飄去吾平生么麼不盈眦之福數僕之向
之比處士以文洋州龐居士者盖墨竹絶似與
可叅禪得妙如龐溢故指的實而言耳非出於

媚諛者處士尚遜避不敢當之況僕之於太白邈若霄壤相懸而處士況之大過若將誑戲者愚心不能無小望無所曉捕賊事尋已蔵心乎豈輕洩哉處士有婦與兒得無慮日支否幸有私蓄以長腰若干斗餉之雖小尚堪延一日幸納毋拒朴簽判約與予同遊佛國寺處士亦相從否此境多江山佳處又賊兵小弭當與處士野服遊歷時或賦詠稍遣鬱懷耳軍中有所厚其甲者聞予與處士遊將絹素求墨竹甚勤為我一掃可乎餘留面剖不宣再拜

又寄安處士手書

月日某啓昨以所厚求墨君事輕涜左右惶灼俟罪豪掃興風竹數四兼其人持以來示敘謝甚誠觀其枝葉活動想聽騷騷爽韻真得風中態吾向以處士比文洋州其不能中的也耶復承過損要僕近所著詩文僕素習雖嗜詩但常為軍事所迫又念若於貌虎羹間喜常操筆哦詠則必遭衆罵故鮮有所作雖未除餘習或時有著輒為人取去箱篋無見在一紙其餘四六皆禱佛祈神之文不足煩採覽故不敢録呈幸

勿諸之向寒伏祝珍重自愛不宣頓首

答全朴兩友生自京師致問手書

某啓冢千里致問驚奉手教備認兩君雅屢動止佳勝感慰交極官軍今月某日離東京入雲門山屯住草賊亦小弭軍中無餘事但掘松下新菌煨火中噢啖甚佳僕本書生不閑弓馬偶爲駈逼以怯膽從軍初甚脫戰漸習軍旅間其所謂鸞弓走馬近亦稍稍若用此播士林必供一場大笑但楯上草檄緣煎爛矢石中眊眊然不若平昔酣醉時下筆迅速然亦不至遲鈍粗

免長官訶詰耳有的便更通家信甚幸迴使忙遽不得悉意惟冀萬萬各自愛惶恐頓首

軍還後寄兵馬留後朴郎中仕碩手書月日某啓別來未審台體動用何似傾渴萬萬僕素狂且非有祿仕所縻一旦被駈迫強佐軍幕脫不遇知已決棄身瘴地不復踏京華矣幸蒙閣下賞遇大綽其朝夕未曾離左右論文飲酒開口展眉已不可勝言至如謾短扶長以僕之行藏去就未嘗不爲念力欲成就之雖父兄舅叔孰有如閣下之愛我者也身死骨朽其可

忘哉在軍中以閣下所庇幾及三年略無微恙得不隨雲門也墨之疾瘧軍士同斃及軍還已至惠陰院暴得重病其入京師悅祝若大醉入雖至家尚不識何處況痛數旬始得小間脚力猶輭扶而後起公私展謁至今尚闕以是不得一往見賢嗣問南音來否何無狀如之始予之被疾也顧平生無所顧惜雖不以死生嬰懷但恐不得復謁閣下奉清塵叙舊好用是不得大無求活之心也今者疾小間計閣下之迴旆又無幾何則攀援當有日寧復憂哉近復聞閣下

躬自擐執與賊戰生獲四十餘人馳聞闕下僕喜且抃曰果若吾言吾固不云乎夫愛生懼死人之常情貪賞畏刑亦人之常理也賞罰剛明則士卒皆以為進而不刹死退而受罰亦死然退則必死進則勝敗未可知幸而得捷既免死又受賞矣於是爭先無敢後以此當敵何戰不捷哉賞罰不明則進退何有懲勸而孰有捐其所愛趨其所懼者乎日者閣下非不能知此但佐元戎而未得擅其柄故也今大兵方還天子以公為留後一委兵柄則所謂賞罰何有

不明而以賊遺君父耶賊滅無日矣僕之此言公所親聞果中耶不中耶予始可誇之矣其謂之迴施無幾日盍以此自必也餘種不久當就擒勉旃勉旃夏熱想手衣易腐敢以此遠慰惟冀爲國自重精加調攝以副傾祝之望不宣某再拜

答朴郎中仁碩手書

某月日賢姪朴夢周至蒙厚書致問因審起居康裕無恙戰捷事喜慰交切言所莫周僕前者聞閣下生浮名賊四十人馳章報上尋修賀牘

因的便奉寄其書遣否尚未知而又聞親冒矢石窮日力戰獲賊二十餘人遣裨佐等詣闕獻俘嗚呼義哉是何大勝累捷之如是之頻耶僕聞而喜之咎有得於已者默未知戰何地獲何賊稍癢于心及奉手教頗得其詳且慰朴夢周備悉戰狀則地莫險於梨川賊魁莫捷於金順俾其入先擾其地則雖萬軍想莫敢當而閣下能擒之是豈公之文虎智略有大過人耶方嘆息未既聞郎子之拜命內庭益復欣慶但東向再拜遙賀耳皇甫叅軍咸延壽鄭克光等亦崇

資擢秩官家之賞功答勞如此是亦可賀也已何時會合得細剖想閣下亦爾草草未盡懷不宣某頓首

答朴雜端仁碩手簡

某啓奉今月初五日手緘備悉動止康豫頗慰深渴所寄金搔城鐙裝戎靴等二事一一祗領已付姊氏家督送然姊氏近理裝向搔城恐此行方遺去耳昨承辱召緣事幹未即趨造尋聞有同產服又未詣弔此甚不近人情雖萬被責固所甘受僕已爲明時所棄顧踈慢尤於世遁

來杜門守拙亦不以人間請謁問候爲心久矣
惟閣下原之方有徹慈益憚出入迨寥當負荊
詣門謝罪想服制亦無幾日惟冀爲時自愛不
至憂瘠耳不宣某頓首

寄姚嚴禪老手書

月日某啓僕於世被狂名久矣獨尹司業不以
狂人待之空門獨丈下亦爾每相見輒欣待不
欲輕別僕亦非不照此心以俗緣深重猶不得
日與丈下相從能不泚顙但心交中有不能無
小望者丈下欲取僕詩文懇宋歸舶流播中國

此非厚予而祗以揚其醜也僕僅類中國之解書走卒耳華人見吾詩必曰如是而已耶三韓詩人非止此耳此獨來華必其國之鉅者鉅者尚爾餘可知也苟如是云云則適彰國之短耳請勿復及但慮大下齒牙甚火不幸嬰沉痾顏日以益瘦雖道境不以生死介意僕是世情不能無恐惟冀爲法自愛勉加藥石以副予輩與宗門祝禱之懇餘留面剖不宣其再拜

答鍾義禪師手書

云云承問備認法履清勝欣慰罔極前月二十

七日被召緣世幹所纏繞便未造謁方俟謁謹令復蒙手教見喚果責以踈誕然復有與人約束未可稽違者又不得承稟僕之遲慢一至此死罪死罪古人思情親或千里命駕矣天壽距都城能幾步而憚其往歟但以業已爲世俗未遽割斷世故耳前詰方丈登松亭飲酒甚樂又於明燈下煎臘前早茶談道不覺夜分此皆懸懸在念往則當復作此事何憚之有哉迨明日方造幸勿深訝謹白

答李允甫手書

某啓辱書教并示古賦一首古詩十首意風雅楚詞不作久矣不意復見於今矣非惟格韻警絶其所諷興足以激時俗又之正者已僕短於文不爲時所推許雖後生莫有袖其文而來贄者足下於僕頗有一日之長可謂先輩也過自貶損垂示所著以至求相磨琢是何卑遜下人若是之多耶足下之辭較古人罕比僕得見爲榮更敢磨琢之是異耶來教又推褒大過無及玉堂高步之語此亦非僕所敢當也僕曩在全州幕府緣愚暗不更事變徒以已之無益之清

陵侮長官爭公事忤意每振觸虎尾又爲讒搆所中自入洛來率杜門不出謝絶交遊圖全身尚不暇又敢望仕宦高選之地耶夫官署非以自高以人而高耳凡薛翰林曰王堂或號紅綃署者蓋以才賢之所翔集後其名以寵之也若以僕充此選則夫所謂王堂者得不愧其名耶如僕假得一馬曹亦足矣何必王堂哉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鮪蓋此意也請勿以非分之語及之惶恐不宣頓首

與全慶之手書

某啓前日晨起偶閱吾箱篋中所貯詩稾見詩卷中所載平昔與遊中輩行故人之姓字一半已爲鬼録餘各飄散千里耗音不相聞者亦多念之不覺失聲驚呼中間遇咸子真吳德全輩數四君爲忘年友亦皆長逝此則先輩也理必應爾雖如壯亦不可恃人命脆弱一何如此噫唯足下與僕幸各無恙日相與遊未嘗睽折有間也雖然人生聚散無常今日會合不知明日又各去何處也未爾間但努力圖窮樂事耳外此何與於我焚前者飲李君家甚快樂至扶掖

而還醉中不知道何等語足下尚知之否但記半酣時索素琴彈之耳安和寺環碧亭清軒兩度飲中狂態何如也吾家近日釀酒頗香醲可飲忍不與君輩共酌耶況今紅杏微拆春氣融怡使人情懷亂亥感佳節如此不飲何為望此李君并還古輩來飲不然吾家酒不數日輒盡也迨後見訪但遭水厄耳惶恐頓首

上晉康公書

月日右司諫知制誥李某謹擇日齋戒奉書于令公邸下方面詰之際扃縮慄不能辨列是非

退且有言則真若追而歸之者決未蒙採納矣
然祛之孤直與夫口之不給者之不得自申於
大人尊貴之前固其理也顧可代屑舌而得以
明其義者惟是不腆之文耳以是略宣鄙蘊伏
惟察之乃者事有邸下所曾論斷而省中殊不
知若此有横出異議而大與邸下之意相戾者
邸下不得不怒召掾吏詰其議之所自出當此
時吏於雷威之下股戰汗出不知所言叉厲聲
呵叱強之使言則雖恍然自失之中亦思平日
有憾於其心者乃以僕對之蓋僕嘗以事切詢

此掾故也由是歸罪於僕王令寢職停官莫亦有日于茲矣僕誠震駭憂悸幾死而方蘇矣且議者出於僕者此特公事耳且復居得言之地則其可與否在邸下斷之而已凡立議創端乃省郎之職也省中多置負寮者欲令甲所未創於心者乙乃創之而唱之乙所未爾者甲亦發而唱之迭相創始商酌衆議然後國論行矣若省環顧相持怯於首發則國家之議論何自而生焉百官之違慝孰先焉而彈理之耶此實地職之當然而非甚以爲罪者也況議有所自出

而未始出於僕者則僕非不能斥言其人蓋不
欲傷同寮之友故不甚明白吶吶而退且罪有
大於此者寧我代受而已義不欲務之人矣此
直公事之麼細者而非關國之利害又非果敢
自斷者雖得罪想不至大僕豈敢要自逃遁而
指斥其人之名姓耶僕嘗聞得喪升沉莫不關
乎天命以僕觀之今之遭此誣枉其不能以自
明者徒以性之孤直口之不給與夫固執不傷
寮友之意故耳若一斥言則兒矣何必關天哉
昔有二人同行一人善走一人跛行前有貴人

來者善走者罵之未及其擡眼而疾走避之貴人擬其跋者之所罵乃收捕繫縛大加捧搥而後已僕無奈類是而以性直口吶坐人之所當坐耶但念此議若大有益於時為邸下所奬當豪顯賞則彼豈默而令僕代受耶是僕之所以雖不卉言其人亦不甘於代受其罪者也然事當久而自明以邸下之鑒更復詳味收威怒為陽春則僕之輸慶譬若木之未盡拓者何詎不得復活耶何以知其然也始閣下欲觀掾吏之有以操心者使之言之然後尋尒其吏因謂之

曰諫署之吏當以慎密不洩爲職吾雖怒非必置死罪者而此吏斥言議之所出理所不當故斥之也朝廷搢紳聞之皆高邵下之義莫不頌詠由是度之僕之罪亦不終至於大廢審矣姑且待之亦可也然月俸不繼若舉家飢死則一國之人不可尸曉爲知僕之不有大過而致此然耶是僕之所以不得已而哀號者也伏望邵下察掾吏之緣私憾欲中傷省郎之意諒僕之代人受譴不甚明白之義亦憐性直口吶不得自申明之情以鏡察之明辨其曲直洗雪誣枉

而無使僕如跋者之枉受捧捶也身櫬糞土俯伏俟命緊僕之行裝是卜正在今日矣無任惶悚喁息之至干觸嚴威不宣某再拜

與某書記書

月日某頓首先生足下昨因辭訣枉騶騎于逢舍之中酒薄日暮敘別未厚愧悔莫已想素諳吾窮不至深訝也承厚問乃理郡孰爲最急者僕笑之曰傳不云乎敗軍之將難以語勇僕是理邑未終者其措顏何所而敢論政之緩急耶雖然吾子不謂僕愚憃寡識過貶損不自賢以

所疑咨遠而僕若不以實告之則爲在其咎人親教之意耶敢略以一言告之曰凡理邑要不過寬猛得中耳曩僕之理全也頗多哥名聞於時者而又以此告固非僕之所以理之之狀也然政非一揆必先觀民性然後商酌緩急奠斯爲最全古百濟其性大悍不可以寬政理故勉強用刑耳非本心也然不知者猶以酷名之矣若地之不似全者一於猛則民殘以攜一於寬則民狎以緩惟其寬猛迭用然後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未有民之若爾而不理者也此亦

非吾子之所不能商酌者但以僕之所自畜於心者告之耳然言之非難行之惟艱此言雖易若欲行之於政則莫有難於此者子毋輕焉無取僕在完山所著表牋緣當時不收拾貯畜故不得錄寄幸寬之但用所要白鍊紙一封良劄四十隻姑塞鄙行耳惶恐再拜

與朴侍御犀書

月日大僕少卿竇文閣待　制知　制誥李某謹致書于侍御君閣下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僕平生有所受知於人名雖爲知其實未相知

者有之其惟轉風斤去鼻墁精神暗契者獨嚴君尚書而已公生時公友人有李杞者亦一畧奇人也尤善寫真嘗爲公畫像甚肖公再三持以示予意若欲予標誌予讓不敢當焉一昨偶詣侍御家覩向之遺像方拜而望之也則宛若平時燕居申申而予方造謁未及升階望見光彩之日也其即而對之也則面色之充然眉目之肆然若將語笑者俛仰之間不覺墮淚是日纂見借奉以歸于家掛廳壁凡幾日朝夕敬拜如禮佛菩薩像感念疇昔或嗚咽不自止者多

矣且文者緣情而發有激於中必形于外而不可遏止者也是用緣感之所發乃拾實據芳聊爲之贊詞其始也貪公事業爲文頗繁及書緣幀子上甚寥要計字然後可書則刪之又刪其省若此噫尚書天下英偉人也其雄才大度寬和豁達文虎智略英風爽氣磊磊焉落落焉雖盡南山之竹猶不足書況於一幅區區之地豈得馳騁文辭靡縷之周耶第恐百世之後日月寖悠丹青漫暗則雖雲孫有不識誰像者況他人哉予所以贊之而略存摽的者凡以是也文

雖不敢閣下之意盖所自而作者本期以不朽而屬意非淺淺也伏惟時或觀覽有以慰罔極之思不爲不可矣未知閣下諒之何如也不宣某再拜

與崔宗裕學諭書

月日某頓首崔君足下僕聞足下詩名久矣然未曾有一日柸酒之雅有以親龍長劳馨加之年老寡友又無好事者肯以足下所著詩文見及故未詳爲人何若也噫僕之老鈍一至此瞶瞶焉眊眊焉殊不類業文者之態矣日者始蒙足

下垂和老生與俞侍郎唱酬之什辭清語警助之以妍麗皎然若氷壺之映月曄然如春林之敷花雖未得其全亦髣髴得其爲人想英風爽氣瀏然襲人予然後益慙僕之知足下大晩顏厚不能無赭色時大學韓尹皇甫三君子亦和此詩予欲奉酬足下與三君子所貺腹藁已成緣眼暗不能自書方倩人代手尋被負薪之疾其後復爲官箴所迫因循姑息不得奉答大失禮常甘俟罪責今月某日復承手教驚惶聳覩則和古許彦國虞羲人草詩凡七首也足下所

以和此詩者蓋有芸閣雠校金台臣者嘗以所著詩一卷贊予李史館允甫適來見之借其本而去足下於史館家得見之和卷首所著此作因以貺予也昔者李允甫嘗和此詩稍清絶督予同作予知必不能吐一玅語挨倣彼作故辭而不爲今已二十餘年矣近見台臣所著嘆伏良多益知無所措手今復蒙足下所著多至七首押韻既得優閑吐辭又復警絶末章雜以楚詞足以繼古體甚善甚善予又不以時奉答者凡僕之意所未到者已不可言其間儻可得遵

者足下之七首皆已道之矣予於此時方以涸波乾韻強欲仰繼則滴未周器而源已竭聲未到耳而曲即窮必爲作者之所大笑安敢有屬和之意耶雖然當閑吟寓興之際萬一有得則書以奉寄猶未晚也惟大度寬之但和前所貶赤字韻詩無和三君子摠四首聯寫以寄季春所荷季夏方荅何予踈緩若是耶酷熱自愛不宣某再拜

爲同年爲人崔相國書

六月日某某等謹奉書于相國閣下左右某等

聞古之人以階[illegible]名者爲同年友然則顧同出一門義等兄弟矣大抵一家有兄弟之衆多者若皆不得顯達則各自謀其已而已又奚暇爲首尾之救哉若兄弟竝都顯列赫赫煌煌聯華接曜而有一人獨窮躓不自振則兄弟莫不咨嗟伋伋於營救欲與之同榮是人之情也比年來同年之多漸顯仕者愚等庶幾矣此皆相國閣下造化所及也有已踐兩府其次亦皆至於郎官之秩矣乃諫議二人而已我同年令尊之制誥之任無幾許人而居是任者常不下六七

人其餘亦皆得列於食祿之班矣愚等往往屬指向人用以為夸談也於此但二人有可憫惜者前監察御史申禮孟故宰相淑之孫而故大府卿作孝之子也失祿累載其窮困有不可言者奉御同正名克文者故學士崔孝猷之子也於同年獨不得一官年幾六十窮餓尤甚是某等所不可視如行路人而汲汲於首尾之救再以此冒黷明鑒者也伏望相國閣下當銓選之次俾二子或復其秩或得一攝務之任得食其祿則非特同年之榮感也閣下所以活人窮者

之仁與活昆蟲萬命同矣輕觸尊嚴無任兢惕
僭越之至

與俞侍郎弗旦手簡

月日某頓首孚自弱齡嗜作詩想平生所著無
慮八千餘首乃緣人取去不還或焚棄或見失
掃箱篋無遺矣由是無意於成編近者愚息涵
不知乃翁無似自謂有子而業文不集父詩大
類無情者於是窮搜貪索或得於予所交遊儒
家釋院或得於新學兒曹所蓄者凡集一千餘
首猶未分卷但以一二三秩標之予不能止之

任其所爲僕嘗以爲言人詩病者曠劫之父母以是先以一二秩奉閣下求有以潤色之伏惟學士小加雌黃則亦父母不貲之恩也惶恐不宣奎報再拜謹啓

上崔相國書

月日國子祭酒翰林侍講學士知　制誥李某謹上書于相國閣下僕本妄庸枉豪閣下之知自叅仕無幾年而官已登於三品至於學士制誥之任無所不兼則雖古人之得遭知已被國士之遇方之於予曾莫之較也非特奬遇之

如此又嘗有省飲之戒是亦知予之不善飲酒小過其量則易至狂亂故爾雖諸佛菩薩之十戒五戒父母之訓教子弟其何以加之哉僕宜奉以周旋造次不忘不敢以酒失略聞於閣下之耳固其所也乃反不然昨於入關侍宴次聖上誤以臣爲能飲別自滿斟繼之以宣勸殷勤痛切予始依違遷延庶或僥倖免至顛倒仰候上之辭色不得不恐因勉強罄釂所以至於恍惚不省耳非本心也然此亦僕之苟貪天恩不量小器所致又誰咎哉由是於再坐之

禮不得隨例詣座至令有司喧騰議論再聞于
聖聰議及閣下則雖賜以萬死之誅亦所甘受
也然賴閣下終始護短一皆原貰則是實天地
不貸之恩非一生所報也且以予所犯言之失
侍臣之禮罪一也忝閣下之知罪二也忽閣下
之戒罪三也璅垢之重江水莫洗雖幸蒙寬宥
將何面目復立朝廷備侍臣之數耶伏望閣下
直於此時俾解官職退伏田里誠大幸也若又
不爾容之以大度使復齒於朝列則落三字之
職以避法從近密之班斯又大賜也此非妄歸

實出由誠伏惟諒而裁之云云

賀張侍郎自牧解職後拜大僕卿實文閣直學士仍致仕啓

右伏審澤霈層霄春還暮景　聖明所以優老者舊莫不爲榮竊惟有國已來爲臣之體年甫滿七旬則身雖解職官不登三品則祿未及家故進而就列也不辭風夜從事之勞及老而釋位也未免朝夕奉己之患孰若異恩始于大丈恭惟致此崇資進秩之榮嘉茗異恩始于大丈恭惟學士閣下襟期倜儻器度汪涵書是張旃之後

身文爲燕國之大手風登顯要卓著聲傳腰鞓
帶也已餘列卿之儀掌棘園也已更座主之任
暨當退逸及困食貧昔日榮華似罷邯鄲之一
夢餘生計活翻爲顏巷之屢空有識同嗟無人
不憫然積其善者慶不受種其德者福所滋果
蒙恩復之名忽擢高華之秩奉車職緊學士資
清實明公胡考之基亦世嗣熾昌之兆凡叨風
眷盡蠲欣悰祿踰百鍾豈高門之所獨慶耳歲
釀九醞如吾輩者亦與霑焉抃躍之誠述宣莫
既云云

謝趙相國上劉子薦進啓

云云才非卓犖過煩薦鶚之書感至銘藏空洒泣鮫之淚竊以都宰相之位揔朝廷之攸職所首行莫推賢之爲急人難膚識在考實之惟精知而不舉則頗類妨能舉而不實則未免招謗惟物論之歸允合人心之取平如某者學靡該通性惟狂猶早擢春官之第不思官路之難初欲直前而進焉便登坦道漸如自後而擠者反落窮坑凡閱八年未霑一命琴爲無聞而絃絶鳳髓莫連劒因不試而塵生鵾膏難瑩時乎晚

矣命也何如豈圖眷遇之非常俯憫孤寒之寥援曲收一介仰達九重荷被　皇上曰可之音即開閤下專斷之手吾事可必不占亦知公道如鈞衡而雖出無私人情豈木石而頑然自若恩將及於鮒轍命已輕於鴻毛苟有此身其忘曷日云云

上晉康侯謝直翰林啓

云云紅綃禁署素號仙官白屋孤生謬承寵典竊思榮幸益自驚鎔伏念某地寒門微性介質福早年力學益欲沐芳而彈冠束路身窮其如

蒙垢而晦彩已分泥蟠之困絶圖水擊之心豈
無知音列在顯位自天水公凡閱三相始將提
奬而未終登禮部試無慮十年其屢奇屯者寢
久時之否也世孰哀之及賢侯汰國之初補劇
邑掌書之寄緣愚暗未更於世狀常抗直不屈
於長官果被巧讒幾不自雪不有仁明鏡察之
智孰分誣搆錦姜之辭俾齒平入勿加重責其
不嬰罪罟也大幸又安望爵級之斯躋故屏迹
而退藏方杜門而自省豈意今公閣下恢弘大
度洗滌舊瑕諒予孤拙而無他意欲刮磨而試

可收驚餌於流涎之鰐口露沾滋澤於在轍之鮒鱗過收無用之才擢置代言之地積年之屬一旦方信天地生我而未澤其身父母知我而未傳以翼凡曰吾之喘息一皆公所生成噫閣下所以用僕者期有以文章小技展微効於朝家者也某敢不理蹇心之學修汲古之緼研精礪業粗潤色於　皇謨洗手奉公覓喬塵於明鑒區區之蘊吶吶難窮云云

謝奇平章召赴禊宴啓

云云美景良辰方肆流觴之飲下官未容展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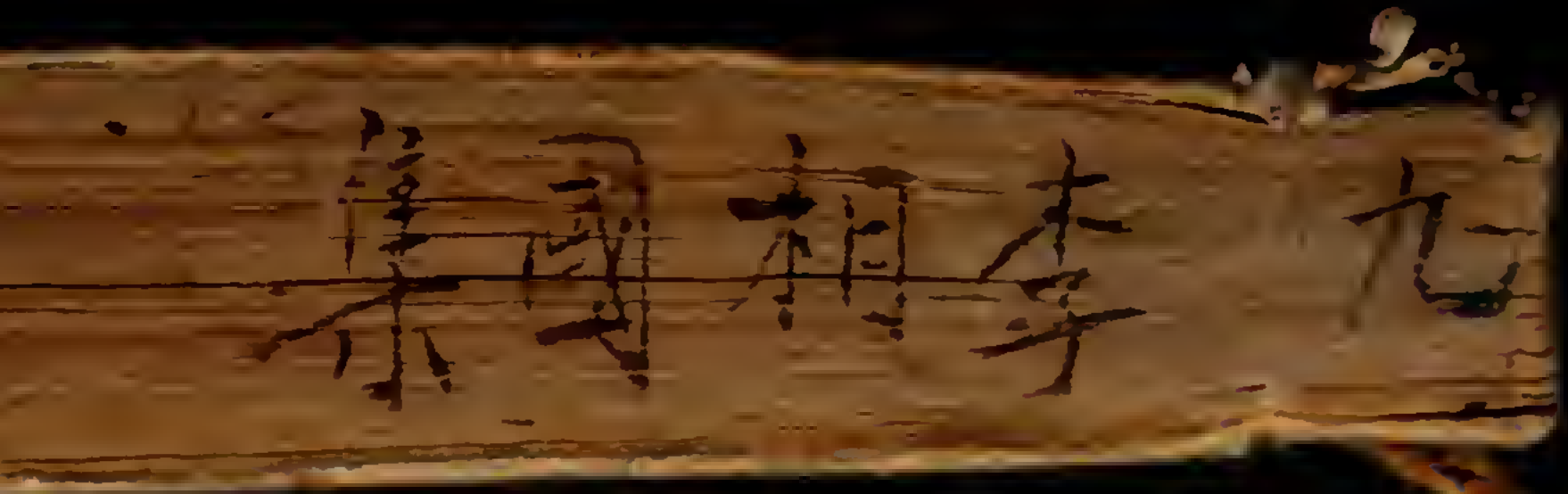
折簡之招退省僭榮不勝厚愧恭惟相國閣下
身生紈綺職總衡鈞將相無資極門閫之嬌妙
風流籍甚寓泉石之逍遙伴衡霍而鑒岩奇峯
慶江淮而疏開方沼彩鴛浮沉於碧浪翠禽嘐
喚於雕籠若與游觀未曾聞見及乎九陽令節
三月上除追鄭國之遺風方修禊事慕蘭亭之
勝集特召嘉賓豈緊圭竇之蹤得與錦筵之末
伏念某跋跰之士腐儒之儒乃緣居近於芳隣
亦被許參於高宴聞青林而鋪座環流水以送
桮瑤箏錦瑟之哀彈絃將手語雲髻月眉之絕

艷目與心期輕風飄弄於舞袖飛絮撲緣於歌
扇飲酣侵暮倒載還家醉夢方醒忽若悞遊於
仙府宿醒未解闕然阻謝於台階第切感銘益
傾禱頌云云

謝任秘監見訪啓

云云車騎雍容甚都忽枉相如之顧庭宇蕪穢
不掃願憨仲舉之居恭惟學士閣下博大真儒
寬厚長者以貴而能下之志訪貧也非病之身
騶馭方臨里閭薿覩所與來者無非可人可人
何樂如之是謂有客有客但芻饌無亡脩之義

樽醪非九醞之香寶主輕酒薄顏厚盡度貴人之過徒為後日之笑病奠造門書不盡意云云


九